

冰心

儿童图书奖

获奖作品



心 路

曹德权◎著



地震出版社
Seismological Press



心 路

曹德权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路 / 曹德权著. —北京: 地震出版社, 2013. 7

(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)

ISBN 978-7-5028-4290-1

I. ①心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87. 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10589 号

地震版 XM3027

心 路

曹德权 著

责任编辑: 赵月华

责任校对: 孔景宽 凌 樱

出版发行: 地震出版社

北京民族学院南路 9 号

邮编: 100081

发行部: 68423031 68467993

传真: 88421706

门市部: 68467991

传真: 68467991

总编室: 68462709 68721982

传真: 68455221

E-mail: seis@mailbox.rol.cn.net

http://www.dzpress.com.cn

经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

版 (印) 次: 2013 年 7 月第一版 2013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: 710 × 1000 1/16

字数: 223 千字

印张: 15

书号: ISBN 978-7-5028-4290-1/I (4978)

定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■ 曹德权（1955—2010），四川荣县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出版中短篇小说集《大山留下一个谜》、《梅机关一号指令》，长篇报告文学《天下第一难》、《红岩大揭秘》（三卷）、《重庆棒棒军传奇》等十余部 300 万字，主编出版《中国当代小小说名家名作》（十卷）。《勋章上的微雕》等多篇作品收入中学生教辅教材，多篇作品入选《新中国六十年文学大系》等，作品分获三届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年度评选一等奖。获“中国当代小小说风云人物·星座奖”、自贡市“有突出贡献的拔尖人才”称号。小说集《心路》获 2009 年冰心儿童图书奖。

目 录

逃 兵	(1)
血 婴	(4)
特勤行动员	(7)
仙潭虾	(9)
百龟图	(12)
叶 画	(15)
血 誓	(18)
郝闷头儿	(21)
冲天炮	(24)
铁嘴儿阿章	(26)
鲁根全	(28)
华 功	(31)
少将启丰	(34)
刁民海三	(37)
徐鼓眼儿	(40)
魏双权	(43)
桂三生	(46)
乔六指儿	(49)
“座山雕”张昭	(52)
高婆婆	(54)
童神掌	(57)
儒 匪	(59)

蜂 戒	(61)
贺结巴	(63)
欧哑巴	(66)
一只眼儿	(69)
耿士发	(72)
大 牛	(74)
伊麻子	(76)
谢聋子	(78)
陈犟颈儿	(81)
卢瞎子	(84)
傻 宝	(87)
犟六儿	(89)
刘七公	(92)
九 爷	(95)
岳黑丁	(97)
哑子三公	(100)
鼓手李	(102)
黄谦白	(104)
陆猛男	(107)
税鲍牙儿	(110)
驼 八	(113)
血 债	(115)
醉 童	(118)
捧 杀	(120)
错 位	(122)
鸟 性	(124)
心 路	(126)
局长召见	(128)

斜 佛	(131)
喜子和他的局长舅	(133)
解 飞	(135)
大山里来了地质队	(138)
独耳黑郎	(141)
红鼻子	(143)
闹 棺	(145)
说来也许你不信	(148)
迷你菜	(151)
脸 面	(154)
一时无法说清的故事	(157)
别 字	(159)
水中的影子	(161)
狱侦特情	(164)
国 债	(167)
一 生	(170)
血 扇	(173)
座 位	(175)
勋章上的微雕	(176)
熬 崽	(178)
捆绑训练	(180)
老龙滩有条大乌棒	(182)
字 痴	(184)
背 景	(187)
骂圣舜三儿	(190)
古 壶	(192)
大山的情绪	(195)
张贤老	(197)

村 情	(199)
憨 包	(201)
哑 谜	(203)
M 局值班日志	(205)
李逵学舞	(207)
残缺的馒头	(209)
昨日的记忆	(212)
生命的原色	(214)
暗 号	(217)
一路追杀	(220)
欧阳倩子	(223)
最后一张汇款单	(225)
头 彩	(228)
玩 笑	(230)

逃 兵

“预备——”随着执刑官的一声厉吼，一排枪刺齐刷刷地抬起，对准了五米外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十一条汉子。

十一个战场逃兵有的耷拉着头，有的双目紧闭，有的瞪圆充血的双眼盯着执刑官，有的嘴角斜拉出一丝惨笑……

逃兵们面前，肃立着一千多刚从战场上撤下来的国军弟兄。这场恶仗拼去了三千多条国军弟兄的生命，换来日军一个半大队的尸首。此时，一千多生者愤怒地盯着面前这十一个败类，十一个丧失血性的孱种。

逃兵是在上士班长向二狗的带领下从河堤上溜走的，他们没跑出去，被连长带人截住。

少将旅长冷酷地盯着面前这十一个兵，鼓起的腮帮抽搐着。

执刑官的右手凝固在右耳上方，就要劈下。突然，少将旅长向执刑官摆了摆手，执刑官举起的右手缓缓放下，行刑队抬起的枪刺缓缓放下了。

少将旅长来到向二狗面前：“你说，你为什么要带着全班当逃兵?!”

“旅长，我错了，我前天接到家里的信，我媳妇被保长给糟蹋了，跳了井……我七十岁的老娘……也气……气疯了！我想，这一仗我们会被打死的，打死了，我怎么报仇呐?!我就……就……跑了!”向二狗泣不成声。

少将旅长盯住向二狗，一言不发。

“旅长，我向二狗不是孬种呵！我不是孬种呵！我犯了军纪，死而无怨，只求旅长为我做主，给我报仇呵！”向二狗仰天惨号，咚地跪下。

少将旅长将向二狗扶起，命人拿来十一支手枪，二十四颗手榴弹，蹲下身亲手将手枪压满子弹，然后站起，亲手解了逃兵们身上的绳索，再将枪和手榴弹发到逃兵们手上。

少将旅长的双眼挨个儿将逃兵们扫过，说：“生死一人一回，你们犯了军纪，罪不容留，必须死！可这个死法，如何对得起父老乡亲？！你们……自个儿选个死法去吧！”

逃兵们惶恐而不懈地望着旅长，好久才回过神来，向旅长行了个礼，拖着沉重的双腿在一千多生者鄙视愤恨的眼光下离去了。

五天后，情报处长将一份详细书面报告送到少将旅长手上，下面是一段节录：

“逃兵李二牛、何喜发，刑场下来后逃往伏牛山，加入赵明英匪部；逃兵方财旺、陆邦才，日前夜袭高桥日军弹药库，炸毁其2号炮弹库后滚入烈火中自焚；逃兵王磊、王玉清，深入汪伪张汉田旅部，击毙张旅参谋长高志国以下多名，弹尽拉响手榴弹自尽；逃兵刘四方、魏功德、毛金银，在上士班长向二狗带领下，猛攻日高堡车站，炸翻日军军列，击毙日伪军多名，向二狗及手下三名逃兵全部阵亡……”

少将旅长长久地盯着报告，叹了口气：“派出两个小组，将李二牛、何喜发和那个保长杀掉！余下这九名逃兵……把他们记入阵亡将士英名录吧！”

半月后，派出去的两个小组先后回来，报告李二牛、何喜发二匪已被击毙，只有那个保长不知被何人砍了头，祭了向二狗媳妇的坟！

少将旅长正惊异间，忽听门外一声报告，两个卫兵架了一个血肉模糊的人进来！

少将旅长吃惊地盯住血人：“是你！”

血人正是向二狗！

少将旅长逼前一步：“你，怎么没死？！”

血人艰难地喘着气，从怀里掏出一件染血的衬衣，双手捧着挪前一步：“旅长，我们攻了高堡车站后，弟兄们掩护我冲出去……去杀保长，报仇！弟兄们要我报了仇把这件……衬衣……交给您！我，爬了三天，爬、回、回——来了……”

血人说完轰然倒下。

少将旅长展开那件衬衣，上面是歪歪扭扭的六个血字：“我们不是逃兵！”

还有九个血写的名字。

少将旅长用衬衣裹了向二狗的尸体，紧紧地抱着他，走出旅部，走向操场……

这一夜，一个国军少将旅长为一个死去的国军士兵守了一夜灵。

血 婴

夕阳下这支艰难前行的队伍，是西路军后卫部队的一支收容队，由刘连长带着一个班的战士收容了一批掉队的病号和伤兵。没有药品，没有食物，连续几个月的行军作战，每一个人都拖到了生命的极限。现在，他们都咬着牙、喘着粗气一步步向前挪，不停地走，向前走。

一个战士惨叫一声倒下了，这是一个女红军战士，她叫杨爱兰，踏上长征路时她已经怀孕了，但她瞒住了在教导团当团长的丈夫，坚决走上了漫漫征程。只要到了新根据地就好了，她想。但这是怎样的远征呵，已经几个月了，还没走到头。丈夫已经在强渡湘江的战斗中牺牲，她强忍着悲痛继续往前走着。

现在她倒下了，下腹一阵阵绞痛，痛得她额头冒出层层汗珠，不停地在地面下挣扎翻滚着，她心中明白，她要早产了。

刘连长见状急了，叫几个战士将她抬到一个山包后的土窝里，由一个小女战士照料她，随即脱下沾满泥土的破烂不堪的粗布军衣，交给那小女战士：“就用这包裹我们的这颗红色种子吧！”

夕阳缓缓西沉。

山包子周围无声无息，只有阵阵惨叫声向空旷的田野扩散开去。

此时，一溜儿黑影挡住了沉到天际的夕阳，朦胧中可以看见一溜儿枪刺在夕阳下闪着寒光。警戒的战士冲到刘连长面前，手往西边一指：“连

长，马匪！”

这是一支马步芳所部的骑兵。

“抢占制高点，准备战斗！”刘连长拔出手枪向战士们一挥，命令道。

一阵凄厉的枪声响过，几个马匪士兵从马背上栽了下来。马匪的马队顷刻散开，围住了小山包，枪声顿时炒豆般响起。

弹雨中，双方的伤亡在迅速增加。

枪声没能淹埋住一个女人的惨叫声。

刘连长将剩下的战士收拢在小山包上，瞪着血红的双眼向战士们吼道：“同志们，我们必须顶住，为了我们这颗红军的种子，我们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撤退！”

齐声的响应淹埋了杨爱兰的惨叫声。

枪声仍是激烈。当打退马匪的几次冲锋后，刘连长身边加上负伤的战士也只有三个人了。他将几颗手榴弹扔到身边的战士手中，提着枪滚到土窝里，见杨爱兰已奄奄一息，脸色发白，小女战士哭着摇着她的脖子：“爱兰姐，你使劲儿啊，你使劲儿啊……”

杨爱兰喘着粗气向刘连长吃力地说道：“快，你们快撤，你们别管我了，快走吧！”

刘连长铁青着脸忽地对着杨爱兰吼道：“不行！你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要把他生下来，他是属于红军的！”

刘连长说完背过身去，缓了缓气，将手中的枪慢慢对准天空：

砰！

砰砰！

哇……哇……一个血肉模糊的小生命在枪声中惊恐地来到了人世！

刘连长愣了一下，提着枪跑回阵地，忽然，他的身子晃了晃，僵直地慢慢倒了下去。

枪声彻底沉寂下来。

马匪士兵慢慢围住了土窝子，映入他们眼帘的，是一个红军女战士刚刚停止呼吸的身体，一个小红军女战士用破烂的军衣裹着一个血婴，脸上

挂着满足的微笑，不停地用手指轻轻刮着血婴的小鼻子，婴儿的哭声打破了战场的宁静……

一个马匪军官长久地盯住土窝子，然后扫视一遍山包上的红军士兵的尸体，仰头闭上了双眼……

马蹄声渐渐由近而远地消失了。

哇……哇……只有婴儿的哭声飘扬在河西走廊的上空。

特勤行动员

韩磊调到特勤科当行动员，是因他有一手好枪法，且遇事临危不乱，十分机警。

韩磊原来负责国民党一支部队的兵运工作，已经当上了上尉连长，在此期间，他苦练枪法，深知以后会派上大用场的。正当他工作大有起色的时候，谁知被一名叛徒出卖，好在他事先得到了警报，奉命紧急撤了出来，但却来不及同未婚妻兰兰告别，两人这一分别便是六年。

后来他打听到兰兰已经安全撤了出来，找到党组织分配了新工作，且接连换了几个地方。韩磊想尽办法也没打听到她最后去向。

白色恐怖时期，中共地下党党组织有些软骨头相继叛变事敌，领着特务到处抓人，使一些地方的组织遭到巨大的破坏。惩办叛徒、保护组织便成了大事，韩磊便被调到了特勤科担任行动员，专门惩办那些叛徒。在不长的时间里，韩磊在大庭广众之下接连击毙了几个大叛徒，使那些个变节事敌者再也不敢出门了。

这天，韩磊和几个行动员又接到一个行动任务：地下党横山地委组织部部长赵启明和妻子白霞双双投敌叛变，将在下午三时同地委书记会面，地点是在临江茶楼。特务们已准备去临江茶楼抓人。党组织接报后当机立断，决定惩办这两个叛徒。

行动队员们化妆后，提前进入了事先计划好的伏击位置。

韩磊将二十响德式快慢机弹匣压满子弹，做好准备后，便同认识白霞的同志藏进了树丛中，到了下午三时，韩磊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林荫道上走来。这是个挺漂亮的女人，穿着浅银色旗袍，头上撑了把花洋伞。

那个女人走近了，韩磊终于看清了她花伞下的脸面，不由倒抽一口冷气，头脑轰地便炸了。几乎是在同时，负责指认叛徒的同志拉了拉他的衣角，紧张地说道：“就是她！”

韩磊提起枪站了起来，两步跨到林荫道上，面对叛徒站着，手中的枪抬了起来。

女人一惊：“怎么是你？你怎么来了？……”

“白霞——兰兰？兰兰——白霞？”韩磊抬起的枪晃动着，却没有击发。

藏在不远处的行动队员提着枪跑了过来，边跑边喊：“开枪呀！嗨，开枪呀！”

韩磊一下惊醒过来，双眼开始喷火，面对后退着的白霞怒骂道：“可恶，我没想到你会坏到这一步，我现在奉党的命令处决你！”

三声枪响。

解放后，韩磊被安排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，一直战斗在隐蔽战线。一天，他在一本内部绝密的情报学教材上看到这样一段文字：“……情报的失误甚至可能付出血的代价，1936年4月2日，地下党横山地委组织部部长赵启明叛变，其妻中共党员白霞同志闻讯，立即赶往临江茶楼欲向党组织报警，因情报失误被我特勤人员误杀……”

韩磊看到这里，大脑嗡地一下，刹时一片空白。

以后的日子里，韩磊在每年4月2日这天，都要赶去千里之外的横山烈士陵园，良久地盯住一座墓碑的背面上的一段文字：“……在她赶去向党组织报警的途中，不幸遇难。”

仙潭虾

这股清溪水流到这山窝子时，已形成了一个深水潭，水潭有个好听的名字：仙潭。当然，这是山洪猛烈冲击的杰作。

仙潭置于深山，水清见底，潭底及四周尽是乱石块，可奇怪的是，潭中竟有鱼有虾，还有螃蟹。

一个满头银发的老人现在就站在水潭边了，他望着水潭出神，许久一言不发、站在他身边的两个年轻人都觉得奇怪，难道他坚持要爬十几里路的山坡，就是要来看看这小水潭吗？！

是的，老人是来看这水潭的。

他看了好久后，像是对两个年轻人又像是对自己喃喃说道：“这潭水还是很清，一晃五十多年了，我要再不来，怕是爬不上这山了！”

老人说完，忽然双眼一亮，向两个年轻人说道：“你们赶快去老乡家里，给我借一把米筛来，顺便找一根竹竿，找一点儿牛粪来。”

两个年轻人迟疑了一下，还是转身去找山中的农户去了。这里的山林很浓密，几乎没有粮地，住在山上的人家也很少，要找到一家农户可能是要花一些工夫的。

约摸过了一个多钟点，两个年轻人终于给老人借到了米筛。老人显得很高兴的样子，去山林中弄来几根藤条，穿进米筛四角的筛眼儿，套牢后将另一端套在竹竿上，然后将牛粪撬了一点儿放进米筛。忙完，老人亲手